

清陰集

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16
冊數	38 (18)
函號	圖 135 1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

疏劄十六首

代洪右相讓官劄丙子春

伏以臣駑劣謏薄景居人後為養急仕倖竊科第
承事先朝榮顯踰分逮遇聖明寵渥彌隆無

可紀之勞而再參勲籍以不似之才而累玷匪據
未補消塵只招謗議獲保性命以至今日秋毫皆
聖恩也揣分量已固當退處而感激洪私未忍
便決不意拔擢之命遽出夢寐之外慚惶震越
若隕淵谷伏惟聖上啓中興之運值多事之日

相職之難百倍他時一策之善可以救危亂之機
一令之誤足以致傾覆之端所宜簡求賢德以備
贊襄上以答 祖宗付託之重下以副黎庶拯濟
之望其所係輕重為如何哉臣嘗聞古人論相之
語矣有大臣之量而無大臣之才者不可也有大
臣之才而無大臣之望者亦不可也今臣量淺
狹才具凡短名論素輕環顧循省一無可稱此非
臣自謙之辭實國人之所共知也矧今 因山未
卜事多難斷必須高識重望折衷於羣疑之際者
乃可以毋負 聖上委任之意如臣比萬萬不近

伏乞 聖明曲察微懇旁採輿言 亟回所授以
畀其人國事幸甚愚臣幸甚

再劄

伏以臣力綿負山惧深覆餗敢竭誠冀徹 宸
聰伏承 聖批獎諭過隆慚惶愧慄益無所措臣
聞人君使臣必察其才否人臣事君必審其進退
故上無虛授之譏下無僨事之患在常日猶然况
於艱危之時乎 殿下不知臣之不才任之太重
臣又徒感 聖恩之重冒昧以進則上累 殿下
則哲之明下乖微臣量已之義公私所損可勝言

戒孔子曰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之臣實懼焉臣實憫焉伏乞 聖明諒臣非循例之讓察臣無辭難之心 亟允所請俾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當此憂戚之日無替總護之任計度酬應不可少曠而危哀切迫瀆籲至再死罪死罪

大提學辭免劄 前年二月

伏以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 教旨以臣兼充弘藝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臣聞 命驚惶措躬無地竊保念文衡之任 國家之重選儒臣之 至榮苟非其人不可冒居有 祖宗朝必擇望實

兼隆為一時所重者處之其風流文采箇箇可稱未有一人如臣駑劣萬不近似者也臣少不讀書中不溫習老益昏忘見識淺駁文詞短拙疾病沈痼遇小製作輒自赧縮莫能構締間或代匱強効薄技其蕪音累氣只足以資人嗤點此乃通朝之所共知 聖明之所洞燭臣不敢一言虛飾以瀆天聽目今事 大交隣危機百出解紛息亂多賴辭命雖使古人當之亦未易為之討論潤色之地尤宜慎簡也况士風日偷詞學俱廢勸獎成就寔在師儒顧臣何人濫竽學官之長重貽笑侮乎愚

臣慚愧悶迫之情 天日下臨伏乞 聖明曲垂
高照 亟命改臣新授文衡之任以畀可堪之人
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以不文謬當文衡慚懼不能自安冒陳危
懇冀 以成命伏奉 聖諭褒予過隆非臣愚分
所敢承當夫文章之才各有其用湛恩典冊用於
廊廟急手飛章用於軍旅諄多闢富愈出新用
於館閣臣於三者未得其一若蟋蟀之鳴自鳴於
山林草野之間則臣亦粗效顧於 昌朝大雅之

音一何寡落矧今文材不為不多已試優為固有
其人儲倚準擬亦不易數舉以授之皆愈於臣古
人以文人得職占文道之行臣自視缺然人將謂
何再乞 聖明特念文衡之重更選可堪之人公
私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止

請虜書報答毋失國體劄 同月

伏以臣伏聞虜使其所賈來國書不傳徑歸我國
所見乃勾管諸臣竊窺而傳寫者也當初渠之呈
書也例受而例答宜矣今既不然無挾自大過機
不受致渠忿怒反肆倨傲輒復卑辭懇求自取侮

慢甚可歎也况渠自廢其主之命而我以私見竊
寫者追送報札冀博原書僥倖彌縫之計 國體
安在哉臣則以為斷然不可也且虜之所大願在
於我 國遣使稱賀如蒙古之為而我已據義痛
斥絕和啓釁必由於是此外區區小禮終或執以
為言其怒實不在此也然不得已則再遣譯官諭
以委棄君命責在渠身使渠覺悟送納原書方可
修覆渠若終不納書自此別作一書具道其故付
送回答使臣似為得體伏望 聖明深加睿思亟
令廟堂更議處置不勝幸甚 進止

西路設鎮分兵便否劄 三月

伏以臣於前日 榻前妄陳謬見 殿下怒臣愚
忠而不斥其踈狂 親降玉音謂臣之言不無可
採臣誠感激發舒庶幾萬有一施行之望輒敢條
列事宜仰塵 睿覽伏願 聖明垂察焉夫和之
不可恃不待今日而後知也致兵構亂雖未能日
月期而亦岌岌乎殆哉以國家 宗社安危之重
待決於安州一城之勝負豈不寒心賊若踰入海
西則事不可為也臣之愚計關西設三大鎮使都
元帥鎮慈母城副元帥鎮鐵菴城本道兵使鎮安

州城三分關西屬于三鎮各選屬邑軍民之精銳
武士之勇敢者撫養訓練更代以時使自為守必
有大益然兵少力弱難以久抗大敵有事則黃海
之兵救慈母咸鏡南道之兵救安州北道之兵救
鐵峯而安州受敵則慈母鐵峯共救之鐵峯受敵
則安州慈母亦如之又擇大臣或重臣之忠蓋威
望者駐劄平壤統御三鎮不必事事遙制而臨戰
逗撓失律者請命而行法焉又選三南關東畿
內兵整飭戎器緩急即召以充宿衛且如都元
帥之兼領平安監司三鎮所屬要害之守令間許

主將薦聞亦可並議也此其大略若夫潤澤損益
惟在廟堂深思而熟講一聖明睿察而決決也或
云計畫已晚無救然眉然臨渴之井三年之艾亦
愈於坐以待盡若遭今日之勢而母變今之規模
終亦未如之何也臣愚不勝懇懇之至敢此冒昧
聞取進止

撰教稟 旨劄 同月

伏以臣伏見政院因諫院啓辭請下哀痛之教仍
辭撰教之 命槩云父老往聽將卒感泣決非依
樣胡蘆草草文字所敢蓋欲重其事也臣竊見唐

德宗之在奉天也陸贄進言曰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所下詔書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今臣之才不及陸贄萬一又未知 殿下之意以無所避忌為然搦管貯思不敢徑就且欲慰悅民心不可以空言文告某罪赦宥某弊革除等語似當入於頒教之中伏乞 特降明旨俾得演成絲綸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備邊有司堂上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衰年筋力不遑供職巷議朝談實同龔瞽昨者始聞副提學鄭蘊以其所上劄子中 進駐松京一款備局回啓有未盡之語再上劄子至以王欽若之奸斥之且不知其時回啓出於臣手誤指李植為言云 廟堂論議固非一堂上所可主張然臣既忝有司之任不能贊美直臣慷慨之論被人詆辱固其宜也况以愚臣之故移罪於同寮使李植不安其職屢陳辭章而臣猶昧昧墨墨無一言自陳皆由臣不敏之致安所逃責夫臣之不合此任衆人之所共知而憫笑者雖無此事曷嘗

一日安於心乎伏乞 聖明亟命適臣兼帶備邊
司提調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公私幸甚取 進止

內醫提調乞適劄 同年春

伏以臣今日進詣 山陵待金井畢穿當為復
命其間日子頗多產室廳直宿及有不時議藥之
事不可無提調臣兼帶內醫院提調 亟命改差
取 進止

元孫誕生後加資辭免劄 四月

伏以臣待罪內局提調之任日月未久寸勞未効
至於循次入直乃是職分內事而比諸同僚亦為

無所措臣從前榮 罷已踰涯分內積蚊負之憂
外招鷄梁之譏何可復膺濫賞叨陟峻階重貽

盛朝之累乎伏乞 聖明俯諒微悃 亟回成命

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吏曹判書辭免劄 五月

伏以臣病廢歸田獲全危喘蓬茅之內分甘沒齒
伏承 恩旨感激還朝力疾奔走一敗塗地自茲
以後形神日弊疾病日加無復當官塞職之望矣
所以遲徊至此者時勢艱虞未敢便決非謂臣之

精力有可以報補萬一也是以前後忝冒到處尸位無帶諸務並皆廢曠謗議外來漸惧內積彷徨怵惕度日如年不意今者恩存被銓衡之長又及於臣臣之不堪此任聖明夫豈不知而強委重焉有若尋常試可者然天官冢宰位望極隆雖朝廷和平國家無事尚不可人人冒處况此士論携貳浮議縱橫民生困悴內外板蕩之日尤不可不慎簡也審矣民生苦樂安危所係守令賢否固未易知而士類進退治亂攸分激濁揚清鑑別益難夫携貳之論固當調劑縱橫之議固當鎮

靜困悴者必使撫存板蕩者必使完復銓長得人則衆職修舉而國事整理士類得所而朝廷清明銓長不得人則欲為調劑而不辨清濁欲為鎮靜而不分是非姑息者謂之撫存偽增者謂之完復朝廷內外愈徠愈亂永無清明之時安有整理之期乎如臣昏庸衰劣人所輕易者決不可當也伏願聖明深加睿察見羣臣中公明正直德望才局可以鎮物濟時者回臣所授以畀其人以責成效國事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取進止

再劄 同月

伏以臣本不才加以老病猥當重任慚懼失措上
 章自陳辭無詮次踧踖屏伏恭竢 嚴謹昨奉
 聖批反加獎勵非臣愚分所可承當臣聞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人主如欲求賢致理亦必先擇
 公正有鑑識之人畀以銓衡使之舉其所知而及
 於其所不知之人以致彙征之吉故工人未有不
 利其器而能善其事者人主未有不擇銓官而能
 致治効者也今者 殿下深憂國事惕然設圖備
 舉六條兼許自薦 教命一下人心聳動內外遠

近莫不傾耳拭目以快聞觀此亦 殿下勵精更
 始之一初也於此時而乃以如臣踈巧暗劣不諧
 世情者首居銓地則將何以副 聖意而答人望
 乎 殿下豈不以銓官之聞見有限博選廣求勢
 所不逮若以朝臣公薦者按簿注擬則凡人之謹
 慎者猶可為也雖然銓官用人猶匠用木大小長
 短各有其任榱桷豫章羅列交陳而拙工用之則
 長大者用於樽楹短小者用於梁棟顛倒錯謬失
 其所宜雖有美材亦何以成大廈之切哉臣之忝
 冒正類於此伏乞 聖明曲察微悃亟回臣新授

職名以畀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臣憂懣惶惑
不避畏忌瀆籲至再深增隕越之至取進止

廉謹玷選懇乞削名疏六月

伏以殿下深憂世道思易弊俗俾揭廉白之表
以為風厲之地甚盛舉也今者廟堂乃以臣名應
選臣聞來忸怩無措繼之以驚恠嘆息也臣立朝
四十年碌碌隨衆無一事有異於人者性且懦弱
不能自守素志因循舊習既悔復行跡流心滯非
介非通此同朝之所共知街巷之所共議臣雖欲
竊取美名以欺朝廷內愧於心外慚於人入官

府行道路何以為顏對朋友臨吏卒何施眉目雖
然此則特以臣身所自處者言之至於朝家藉
濶之典以臣而玷累中外拭目之望以臣而虧缺
臣雖無狀決知其不可當也伏乞聖明曲垂高
照察非一毫飾讓之意亟命除去臣名於抄
啓之中以重盛典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
至謹昧死以聞

吏判三告加由後本職及加資辭免劄七月
伏以臣本駑劣加以衰敗昏耗不能當衡鑑之任
人所共知也適因代匱猥蒙聖恩再陳危懇終

未獲 命冒昧出仕若負重罪同寮多曠累專政
席遠東不精招誘已多雖無疾病亦宜蚤退以避
賢路也况臣筋力日瘁精神日減百體無堪五官
不效闔眼屏息如將就木顧此形觀已非供世之
具而又於夢寐之外誤被千爲不近似之名益自
愧縮無樂在世直欲蒙面入山而不可得臣之情
事可謂急矣伏乞 聖明俯垂照曲察微衷
亟許適臣本職及無帶並 收新授加資之命以
安愚分臣重念三告加由寔出 異數人臣分義
固知不敢更瀆而區區憫迫之懷自不能已復此

煩籲臣之罪戾益無所逃尤不勝悚慄祈祝之至
取進止

科舉罷場變通革弊劄同月

伏以臣伏聞昨日監試二所舉子等驅逐試官竟
至罷場因此 特下覆試時減數試取之教夫無
前之變當以無前之事應之革弊習杜亂萌斷不
可已 聖慮所及可謂深矣然臣愚意大比之舉
不滿其額則不能備科舉之體設科而不備其體
縱繇於士習之不靖亦 國家莫大之欠典也臣
伏見吏報一兩初場收卷之數一千二百七十道

云終場所製多少想亦未甚相遠臣竊記承平時
監試兩所通美成篇不過一千四三百道今茲篇
數比平時幾及之雖於一所合取二百人必無不
足之患宜就其中兩試各加取一百人以補二所
應取之數分赴會試俾滿常額似為便當雖非經
常之道處變權宜之策無以外此矣請 令該曹
斯遠定奪且臣待罪文衡無長國子不能訓迪多
士有此駭異之事不職之責臣安得追乞 賜鑄
免臣文衡之任以重教育之職不勝幸甚取 進
止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職乞退疏八月

伏以臣猥以鴛朽叨荷重任上之不能出入 經
帷陳誠正之學以補 君德次之不能秉鑑持衡
恢公明之道以盡人才下之不能取信於人每行
一事輒惹謗議臣之請急寔出於不獲已而未
賜鑄免反 加異數臣誠悶迫不知所處臣之情
勢略已塵瀆而抑臣所大懼者人情多變險途難
盡不測之機發於纖介無形之事勒成證據日月
之光不照平生之志未白橫被永永不可磨之玷
累也何則臣伏聞近日傳播之說俞伯曾於 遜

中論趙綱不當拿問且曰左相素之庶聲綱言不為過若證佐其前後所指者然因歷陳其父與左相親厚之事以自顯其抗直無私臣聞來不覺傷歎之至洪瑞鳳非有秉權誤國欺君病民之罪只以顯言趙綱心術不正之狀而未有以處也綱自疑左相方居相位進退賢邪乃其職恐遽為上聞而不能為之地會有諫官之除乘時躍出摺撫無實之談巧為先發制人之圖不議於同僚不通於臺官徑進封章有若上急變者計欲一刺洞貫其心可謂慘矣俞伯曾若為公道慮後與則只

舉事體論救趙綱左相是非一付之公議可也而必於其父之所親厚者落井下石沽直自名雅是心也其終不可量已然此亦有所以也 殿下深惡朋黨之習每聞要名立異之論謂其真是無黨之人過加 冕擢以廣其路傾危之徒急於進取索人怨尤為已階梯顧不足以破朋黨振公道而適使人心益壞世道益薄馴致貪利患得意欲無厭則其為國家之憂豈獨在於分朋角立之患哉臣竊懼焉臣竊恥焉自念臣之踈戇愚暗不能諧俗者心不免於今之世伏惟 聖明遇臣下以禮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
如臣老病無益者宜許早退使之安分田廬保
全終始區區至願也更乞天地父母曲垂矜愍
亟命適臣本職及無帶經筵文衡賓客內局備
邊提調等任以遂微尚以養廉恥公私萬幸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下

